

1012
无锡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26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目 录

- 一、回忆孙中山先生灵柩奉安时的情况
.....张耀德口述，张宏知、赵天一整理（1）
- 二、一张珍藏了七十余年的照片.....胡子丹（6）
- 三、解放前无锡工商界的抗丁抗税斗争
——记钱孙卿的一个通电.....吴伟勋（8）
- 四、抗战胜利后无锡的劫收见闻.....计锡林（12）
- 五、果育学校和江苏省第三师范学校
——钱穆回忆录之一.....（23）
- 六、解放前的无锡职业学校.....方玉书、卢钟耀（39）
- 七、李柏生办报点滴.....孙伯亮（44）
- 八、关于《人报》的若干回忆.....孙翔凤（46）
- 九、解放前的无锡商业.....赵烈炎、朱文钰（66）
- 十、无锡粉麸业的一鳞半爪
——我从事粉麸业的回忆.....秦素城（77）
- 十一、周舜卿创办的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及其无锡分行
.....邓逸侔遗作（92）
- 十二、百年老店过福来.....吴震禹（95）
- 十三、锡剧名艺人匡耀良.....张伯祯（98）
- 十四、回忆吴稚辉的早期经历.....侯湘遗著（112）

回忆孙中山先生灵柩奉安时的情况

张耀德口述 张宏知 赵天一整理

一九二九年孙中山先生灵柩奉安大典期间，我在国民政府文官处任职（系叶楚傖介绍）。一月十八日成立“总理奉安委员会”，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和特任官组成。我兼在该会办公处文书部工作。因此，对当时这一举国哀悼、庄严肃穆的大会情景，尚能回忆一些。

直接负责大典筹备工作的是办公处总干事孔祥熙，他从二月初“奉安委员会”第三次大会决定于六月一日为孙中山先生举行国葬之期后，在办公处召开各种会议，有时深夜还找有关人员开会研究，非常紧张，我也曾多次参加会议，担任记录。

孙中山先生的灵柩是在宋庆龄、孙科等家属和国府迎柩专员林森、郑洪年、吴铁城等从北平西山碧云寺奉移、护送下，于五月二十七日抵蚌埠的，蒋介石、宋美龄和宋太夫人到蚌埠迎柩，然后于五月二十八日上午抵达浦口，将灵柩奉移至浦口车站的“崇坛”内设案致祭，由胡汉民主祭，接着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府委员、特任官和各地各机关、团体代表行三鞠躬礼并默哀三分钟。在上午十一时，孔祥熙率领“威胜”兵舰迎灵柩渡江的时候，狮子山炮台鸣炮一〇一响，外国军舰，亦鸣炮二十一响致敬。

灵柩奉移至南京下关，首都迎接队伍分成八个列队，群众六、七万人，下午三时抵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停灵祭。

五月二十九日到三十一日，公祭三天。六月一日清晨四时，奉安典礼开始，狮子山鸣炮一〇一响。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奉移仪式。由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以及胡汉民、谭延闿、戴季陶、张静江、叶楚伦等在孙中山先生灵前吊唁。然后启灵奉移，灵柩由十名穿白制服的壮年抬至灵车上，随着奉安行列直抵中山陵。

从国民党中央党部到中山陵墓地约有三十华里，送殡队伍共分十个列队。总指挥孔祥熙。先行的是两辆铁甲车，开道的一面大旗上写着“总理奉安开道”六个大字，是由购马委员会负责人沈振亚手执的，自始至终，没有换人，颇属不易。所有参加行列的人，均臂缠黑纱。

第一列队是骑兵一连，乘的马匹都是黑色的，身背的枪，枪口朝下（整个队伍中的枪枝，都是枪口朝下）军乐队后面是陆军军官学校的全体学生。

第二列队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乐队，国民革命军教导队，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

第三列队是海军军乐队，海军救护队、陆战队后面是农民和工人的代表，双行、两人并列，合携花圈。

第四列队是警察军乐队领先，依次是首都警察大队和官佐、江宁县公安部队、全国铁路协会、商民代表、学生代表。学生代表中有暨南的学生军，还有金陵、钟南、光华、晓庄、金陵女子、法政女子、两江女体、复旦、五洲公学、中央大学、南京中学等校学生。

第五列队的军乐队后面是海外华侨代表，蒙、藏、满、回族代表，还有军政部、参谋本部的职员和各省、市代表，江宁要塞司令部、江苏邮电管理局、训练总监部、交通部、审计院、赈灾委员会、农矿厅、中央研究院、禁烟委员会、

国府赈务处、内政部、财政部、卫生部、工商部、建设委员会、行政院、司法院、立法院、考试院、监察院、铁道部、南京市政府、公安局、国府文官处和各省、市党部的代表（部分人员携带花圈，两人合执一个）。

第六列队是辽宁军乐队，内有一只特大的梵哑铃（提琴），颇有特色，陆军军官学校列队的后面，两个学生各执“肃立”和“致敬”的大旗，一辆平板汽车上装载着孙中山先生的巨幅遗像，配以松柏和苏州产的白兰花、茉莉花、夜来香千万朵，这是“遗像亭”，十七国专使，教皇代表和日本朋友犬养毅、头山满等外宾紧跟在后，阵阵香味，吸入肺腑，沿途观众，啧啧连声。

第七列队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前面军乐队，后面紧跟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国府委员和孙中山先生的至亲友好。他们都用右手执着从灵柩上系的左、中、右三条青白绳绞成的绋。我还记得这天蒋介石身穿玄色纱马褂，青灰色的绸袍，头戴平顶草帽，在左排第四人，行政院长谭延闿是居中第二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吴稚晖，农民打扮，穿旧竹布长衫，黑布褂，旧草帽、在右排居后。这些国民党党国要人后面，配随一连步兵，蒋、谭等身后还有一名宪兵跟随。

第八列队是以宋庆龄领先的女眷，她独自乘一辆围着黑纱的马车，其余的每辆马车中都坐二人或三四人，共有十八辆马车。

第九列队是步兵一连。

第十列队骑兵殿后，均执长矛。

这一天清晨，从国民党中央党部到中山陵沿途设警戒线三道，第一道由卫戍司令部担任，第二道由南京各学校的童子军担任，第三道是谷正伦部的宪兵。

当队伍前进时，飞机三、六成群，翱翔、徘徊，在中山路上空护送。这一条大路上，共扎素牌楼六十四座。

陵寝周围，都是宪兵执勤，内外岗分三层。能进陵寝参加奉安的为数甚少。先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要人鱼贯进入墓门，依次瞻仰孙中山先生遗容，宋庆龄等家属哭泣尽哀。旋即退到灵堂前行奉安礼，鸣炮一〇一响。其仪式程序迄今还能记忆：（一）就位，（二）肃立，（三）奏哀乐，（四）行三鞠躬礼，（五）献花，（六）读谕文，（七）奏哀乐，（八）全体肃立默哀，（九）礼成。待这些党国要人各自乘车回去后。下午二时开始接待凭证件进入灵堂吊唁的各界人士和群众。

另外讲一件新闻记者和负责保卫陵墓的一个宪兵营长发生冲突的事。原来文书部核发的新闻记者采访证分普通和能入陵地的二种，后一种证件上有“准许进入石级采访”几个字。当时《申报》的沈九香、《京报》的石信嘉、《三民导报》的胡大纲、《新闻报》的廖寿昌、《中央日报》的王公骥、《中央通讯社》的冯有真等进行采访时，被营长拦阻在中途平台附近，不准继续前进，虽经冯有真再三说明，并出示写着“准许进入石级采访”的证件。而营长不允。引起了这几个名记者的忿怒，争吵不休。但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最后还是被宪兵驱下石级。后来国民党中宣部向记者道歉，而参军处并未处分那个营长。所以，在六月二日各地报纸上的新闻，都只是一般性的报道。

这一盛况空前的大典，约有五十余万群众观礼，事前南京地区的旅店全部客满，酒楼茶肆，颇为热闹。惟自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全国下半旗七天致哀，这期间停止娱乐，也不准猜拳饮酒。

邮电部发行“孙总理国葬纪念”邮票一套，面值分一元、一角、四分、一分四种，刚刚出售，即被抢购一空，我曾把这些邮票，在四页宣纸上粘贴成“总、理、奉、安”四个大字，并盖了“总理奉安临时邮局”的邮戳珍藏留念。当初我还把这一盛况写成专文记载此事，现在遗失了。邮票还保藏着（见封三插图）。当时，我还领到孙中山安葬纪念币一枚，纪念币为圆形铜质，正面为孙中山先生头像浮雕，背面为南京中山陵墓祭堂、祭道图案，图案上方有明文篆字，“孙中山先生安葬纪念”“中华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二日”（见封三插图）。以上回忆的一些往事，定有遗漏之处。现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已六十多年多了一些了，奉安大典也五十多年了，我虽在病中，看到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独立、自主、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提高，台湾回归祖国之期不远了，内心感到万分欣慰，这也正是举国上下共同的愿望。

一张珍藏了七十余年的照片

胡子丹

这帧照片已拍摄七十多年了。它是一张珍贵的照片（见封二插图）。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二月，孙中山先生为考察日本铁路运输事业，偕同戴傅贤、马君武等前往访问。在途经名古屋时接受中国留日学生四十一人的邀请，在名古屋旅馆内合摄此影。陪同孙中山先生访问的几位日本朋友也都参加了。在四十一位留日学生中，包括从无锡去日本留学的周复培、范绍洛、朱缙卿、林苏民四人。这帧照片系周复培（站在孙中山先生背后，左手扶椅背左角者）所珍藏。现将周复培等四人回国后的简况介绍如下：

周复培 时年二十四岁，于名古屋爱知医学院学习眼科。毕业回国后，一直在无锡开诊所行医，是一个颇负声誉的眼科医生。抗战军兴，无锡沦陷期间，杜门不出，以免被日军利用。他对孙中山先生十分尊敬，因而把这张照片视作珍品。周复培医师现年九十七岁，健康如恒。

范绍洛 乃父范衡伯，有文名。他当年三十岁，在名古屋爱知医学院学习内科。回国后长期在苏州担任医学教育工作。

朱缙卿 时年三十有六，亦在爱知医学院学习，专业是解剖。回国后，与同乡在苏州执教。以后又返回无锡，在东大

街设诊所开业。解放后病故。

林苏民 当时在爱知医学院学习外科。回国后在苏州行医，亦曾任医校教师。抗战军兴，苏州沦陷，不久即传来噩耗。据说，日驻军为鼓吹“大东亚共荣圈”而企图利用他，而他迟迟未首肯。日军恐他揭露内情，在一次宴会上将毒药投入林的酒杯中，因而丧生。是耶，非耶？姑存其说，以待证实。

解放前无锡工商界的抗丁抗税斗争

——记钱孙卿的一个通电

吴 伟 勋

抗日战争胜利仅一年多，国民党政府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就颁布了恢复征兵令和兵役法实施草案。当时全国人民还没有从战争中复苏过来，正想休生养息，却又被套上了一副可怕的枷锁，因而人心惶惶，舆论哗然。这种不得人心的政策，当然会引起人民的反感。这时，无锡县商会主席钱孙卿挺身而出，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通电各界，呼吁缓行征兵。通电全文如下：

“无锡县参议会、党部、农会、律师公会暨其他各法团及兵役协会诸委员公鉴：兵役规定（干）宪法，人民何敢异议，惟依照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十六条及中华民国宪法二十条均明白规定，人民须依法律，方有服兵役之义务，而兵役法施行法尚系草案，其他与兵役法有关之各种法令，亦未拟定，其法律程序之未完备可知，事关人民兵役，岂可草率如此！近以壮丁调查，城乡惴惴不安，省令发动春耕，乡农以逃役而不耕，工人本皆壮丁，技工以适龄而不安，地方生产，人民农工实为主干，未得可用之兵，先增失业之民。依照修正兵役法第七条及实施法草案第二条规定，现役征集入营，须在管区受正规之军事训练。而现在营制既未完备，营房亦无设

备，去年征集之兵，似皆补充缺额，并非依法训练，真所谓“不教民战，是为弃之”，徒失人心，无裨戡乱，退伍之兵，无法复业，征集之兵，多失生产。际此苏北未靖，伏莽遍地，重以币制不稳，生活难安。近见报载，行政院通令全国各地行政机关，凡是足以引起人民反感，及受人煽动利用之行政措施，均宜酌量缓办，待各有关当局缜密考虑人民之福利后，再行决定，付诸实施等因，县徽贤明措施，真乃深识治体。窃谓兵役未善，实乃引起人民反感之尤者。吾人属在地方，对于合法兵役，何敢不尽力协助，但以法规尚未完备，地方流言孔多，何可不本其爱护政府之诚，尽情据实沥陈。如为补充缺额，则吾国内战数十年，未尝无兵，现在退伍尚多壮丁，仍宜通用徵募，不难一呼而集，岂患无志愿兵可用，事关地方利害，用特代电驰达。参议会及人民团体，固有代表民意之责，而人民依照约法第十五条及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亦有发表言论之自由，拟请参议会暨銜迅陈国、省政府及主管院部并国民参政会，在兵役法规未完成前，对地方征兵，似宜展缓办理，以安民生，而固国本，不胜迫切企仰之至。钱孙卿自商会叩。”

电文发表以后，地方役政部门一时手足无措，穷于应付，师管区司令周化南则频频来锡，部署对策。有关当局亦一意孤行，决定于是年八月一日开始全面征集，限期完成。国民党政府虽在事前大肆宣传，并颁发所谓营私舞弊惩治条例等等，以欺骗人民，然而这是徒劳的。在征集之初，适龄壮丁纷纷逃避，社会秩序极度紊乱。役政部门一面同意买丁顶替，一面乘机敲诈勒索，在这种情况下，每丁所需代价（名义上称安家费），竟高达大米三十石。如此征集办法，

舆论指责，民怨沸腾。一天，在国民党无锡县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上，钱孙卿列举役政弊端，并指出这种危害人民的做法应该迅速纠正。当时，无锡团管区司令蔡润琪老羞成怒，竟以“谁反对征兵，谁就是反对戡乱建国”相威胁。由于双方相持不下，最后由县长徐渊若出来转圜，声称征兵仍须继续，但弊端一定要克服，并着民政科长督促各乡镇立即纠正，会议才算收场。

以后国民党政府继续强行其兵役制度，流弊亦愈演愈烈，钱孙卿对此也不懈地进行斗争。国民党政府为了箝制舆论，对钱孙卿当然要软硬兼施，钱孙卿因而曾几次接到恐吓信，有时还附去子弹进行威胁，但钱孙卿坚持正确主张，不为所动。直至一九四九年春，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江苏省省长丁治磐也说：钱孙卿如不改弦易辙，就送他到苏北去。虽然当时形势十分严峻，钱孙卿亦未因而屈服。

除了上述抗丁以外，钱孙卿对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发行金圆券等财政措施也都顶住压力，不断发表反对意见。

抗税活动在无锡同样是很激烈的。例如一九四八年初，国民党政府要开征行商税，他们看到抗战胜利后无锡的工商业恢复较快，特别是行商云集，许多地方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仍来此集散，因而财政部决定首先在无锡试点，然后逐步推开。但开征行商税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它将严重影响市场调节和工商业的发展。无锡本来是著名的米市，不少地区的山北货也运到这里来销售，客商回去的时候又带走大批棉布、百货，如果一旦征收行商税，则客商裹足不来，必将导致无锡市场衰落，百业萧条，因而无锡的工商界都反对这种不合理的税收。钱孙卿根据大家的意见，大声疾呼，希望当

局停止开征。这时，无锡的《无锡报》上也发表了董正廷撰写的反对征收行商税的评论。国民党政府鉴于反对者多，就由财政部委派主管行商税的司长来锡召开座谈会。座谈会在《江苏民报》社举行，出席的有钱孙卿、董正廷、李汤平、朱文沅、赵章吉、张景炜、华晋吉等十余人。会议由财政部的司长主持。他一再强调：“开征行商税势在必行”，并以威胁的口吻说：“不要听共产党的宣传”，他的发言，矛头是针对钱孙卿、董正廷等人的。司长发言结束后，钱孙卿立即严词驳斥，同时指责他：“不要用共产党的大帽子来压人，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老百姓是心中有数的，我们也都知道。”这几句话激怒了那个司长，他认为钱孙卿太放肆了，以一手直指钱孙卿说：“把你余到苏北去！”至此，会议也开不下去了，大家不欢而散。但那个司长的一副狼狈相，正好贻人以笑柄，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原来打算开征的行商税，在碰到了这个钉子以后，也就不了了之。这是无锡工商界反对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的一次胜利。

抗战胜利后无锡的“劫收”见闻

计 锡 林

无锡是苏南重镇，解放前的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工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但在历史上也曾遭受过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的疯狂掠夺，损失惨重。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日本侵略军被赶出神州大陆，国民党当局委派的接收大员，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借接收之名，明抢暗偷，舞弊百出，敲诈勒索，中饱私肥，甚至为了争夺一块“肥肉”，互相攻讦，闹得不可开交，因此人们称这种接收为“劫收”。

(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几天内，无锡社会上冒出来的机关部队，有如雨后春笋，在当时报纸上刊登广告，宣称开始办公的约有六、七十个。这些机关部队，有几个特点：一是名称离奇，头上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气势吓人，末尾只是驻锡联络站或无锡办事处；二是机关部队内的人员，绝大多数是无锡人熟悉的敌伪人员，他们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摇身一变，其中以先遣军一类的组织最为显著；三是有些组织系三、四个人结成的一伙，他们挂上一块什么机关部队的牌子就宣告开始办公。据办理接待工作的军民合作站的负责人讲，当时到站领取柴米油盐等给养的这类机关部队，

在报上登载公告的是六、七十个，成立而未发表公告的也有三、四十个。不满一个月，地方上支出的供应费就达三千五百万元（伪币）。迨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抵锡，因这个机构更庞大，各处各科又各自挂牌办公，又增加了许多单位，所以当时无锡机关部队的总数共一百四十三个。

（二）

最初破坏和损毁敌产物资的是驻锡的日军落合部队。他们接到投降命令后，便将部份武器和战马等秘密销毁，表示消极反抗。许多日本军官手持利刃，把高大战马一匹匹杀死，抛进太湖，许多重要文件，则昼夜不停地运往山沟里付之一炬。属于日军军方经营的工艺厂，有数万立方米的木材，也悉数焚毁。等到办理移交时，被损毁的物资，已难于计数了。

接着是敌伪军警和流氓奸商等相互勾结，趁火打劫。西门外锦记丝厂的原址，是日本军部中华理化公司的酒精厂，规模较大，设备完善，抗战胜利后，由原是汪伪无锡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的，在当时已成为先遣军教导旅第三团团长的徐梅初派员看守。几天之内，该厂全部设备和大批成品，被盗窃一空，待后来去接收时，只剩空屋一所。

东门外有家丝厂，一夜之间，被来历不明，身穿军服的数十人车装船载，搬运一空，事后追查无着。

利用钱桥蚕种试验场原址改建的日军仓库内藏有大批汽油等物资。抗战胜利后，由号称抗日部队的忠义救国军某部队同当地流氓，勾通看守仓库的日军曹长五十岚、岩田井等将库存物资盗窃一空，后来虽经追查，亦无什么结果。

惠山镇亚洲淀粉厂曾被“敌伪产业处理局”以封条封闭，无人管理。后来所贴封条破损，附近居民也时见有身穿杂色制服的军人徘徊其间，厂内物资，损失颇巨。

堆存大批物资的鼎大仓库，一次宣告失窃火柴数十件。

诸如此类的事件，当时是屡见不鲜的；但未发现的必然更多。这样一片混乱状况，既无人问讯，也叫人无法问讯。

(三)

待上述机关部队一成立，纷纷伸出手来接收敌伪产业，形成了更加混乱的局面。有的产业物资被敌伪转辗隐藏；有的被不肖官吏勾结流氓地痞抢劫偷盗；有的虽已接收，但仍然有人化公为私，中饱自肥，其间还出现国民党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之争，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之争，政治机关与事业机关之争，你争我夺，相互攻讦。以后虽然设置了“敌伪产业处理局”，规定敌伪产业由处理局统一处理，而各机关置若罔闻，大都仍自行处理。或仅交出房舍而截留物资，处理机关亦徒有虚名而已。很多工厂接收后不能立即开工生产，房屋汽车多被私人占用，商品也不能及时投放市场，甚至任其短少、霉烂，人民目睹这种乌烟瘴气的现象，无不痛心疾首。

在上述一百四十三个机关部队中，最早进入无锡城区的是三青团无锡分团。它在抗战胜利前夕就派人潜入城区活动，作好接收准备，所以它出手最快，一下子就接收了汪伪的《无锡日报》、合作总社以及城区各中小学校。但接收之后，纠纷迭起，情况很不顺利。如接收汪伪的《无锡日报》仅仅几天，又遇到汪伪无锡县长张修明（当时已成为先

遣军司令部政务处驻锡督察专员)的反接收;合作总社和城区各中小学校也都先后退了出去。至于在接收合作总社时接收到的伪币七千万元,就作为分团的活动经费没有退还,短少的物资也不了了之。

在接收中出现的形形色色,贪污舞弊,层出不穷,现在记述几件当时报纸腾载,社会上闹得很凶的案子,其余的案件,以及隐瞒着未被揭发,或揭发后无人问讯的案件,那就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了。

赋谷案 抗战期间,汪伪无锡县田赋处一度征收赋谷,为数很多,而国民党无锡县政府派员去接收时,田赋处却无颗粒存谷。据移交人伪县长张修明称:“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起征赋谷,当时实存三万四千二百零四石四十八斤,截至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五月底为止(五月以后奉令折征现金),所征赋谷,除拨交米统会无锡办事处两次外,其余先后根据省给拨米凭证,按月陆续拨给县属军警及公务人员作俸米。截至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底止,征拨相抵,实存五石四斗一升九合。此项存米,原存县府,留待移交,嗣因本县军犯看守所将断炊而领支,故今日县府已无存谷矣。”当时国民党无锡县长范惕生急于接收,未遑深究。后省方据报,认为偌大的无锡县怎会没有存谷?严令追查。但此时张修明早已离锡他去,无法追究了。

棉纱案 敌伪遗留的部份棉纱九十六件,原由日本中华公司分别储存于顺记、谦和、谦益等堆栈。抗战胜利后,日人离去,有名华纯安者,虚设牌号,将货户更改,转为私产。经知情人向“党政接收委员会”(国民党县政府主持)告密,由该会秘书赵景中查封处理。不久,又有人检举此案处理时有舞弊,要求追查,并公诸于众。赵景中被迫公开报告处理